

# 老乡“叶兄”

潘志豪

为孙女寻找课外读物,忽然翻出几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想起叶永烈先生仙逝已有三年,顿生“人去琴在”的惆怅。

大约在20多年前,有观众问我:科普作者叶永烈,纯文学小说作者叶永烈,纪实文学作者叶永烈,科教影片导演叶永烈,这究竟是一个人,还是同名同姓几个人?于是,我邀请叶永烈先生来为观众们答疑解惑。

那天,叶永烈衣履整饬、仪态从容,准时出现在导控室。我们寒暄几句,他忽然用温州话问:“你是温州人?”我点了点头。但片场不能用家乡母语对话,于是,他用略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。他豪爽地说:老乡见老乡,不要开口闭口“叶先生”,太见外了。恭敬不如从命,我就称他“叶兄”。

“叶兄”问我:你平时讲温州话吗?我摇摇头,因为怕招来外乡人的嘲笑,不是有句顺口溜吗: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温州人说“瘟”话。“叶兄”笑了:其实,难懂的温州话曾在现代战争中立过奇功。这句话让我想起这样的传说:二战期间,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将温州话用于秘密通讯中,日军虽有不少“中国通”,但对温州话束手无策。“叶兄”却不太苟同我的说法:你刚才说的不是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。据他所知,在40多年前那场



## 夜光杯

中医大师邓铁涛先生享百岁之寿,因缘于自创的“身心灵三通养生法”。其依据是《黄帝内经》的启示:疏者,通也,一通百通;堵者,滞也,百病丛生。

他把一切疾病归咎于“不通”,也就是“身心灵的不良状况”。毫无疑问,人的身

### 三通

那秋生

也提出了三个方法:排毒法、供养法、调和法。读者都能看得懂、学得会、用得上、见实效,终获得真正的健康、快乐。

犹如书名,散文随笔集《生活还有花千树》里的文章千姿百态,缤纷万象,那么多的人生故事,那么多的事世洞察,让人不忍释卷。我很喜欢肖振华先生的文章,由文字组成的一条大河,绵长里不仅是作者的丰沛生活,还激发了我自己的许多思绪。

肖振华比我年长几岁,所以我们是同辈人,这便有了相同的成长背景和时代烙印,他在文章里写到的不少经历,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蹉跎与理想,而后是为事业打拼的勤奋和努力,我都能感同身受。他笔下荒唐岁月里的生活片段,那些课程,那些话语,那些喧哗与骚动,我一样熟悉。同辈人之间比较容易理解和共鸣,可是,他的书并不只是给他的同龄人读的,也是面向更多年轻读者的,他通过自己的文字在捍卫记忆。捍卫记忆能够帮助后来者认识历史,从而期冀更美好的未来,而对于每一个个体,可由此与其生活的时代互为印证,这就在一个维度上否定了虚无主义,建立起不容割裂的历史链。

如果没有独特的文字风格和魅力,纵然记忆丰富、深刻,那也无从呈现和传达。肖振华的文字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相当准确、睿智、洗练和生动。他写屏风,说其有掩饰的作

亦随之”。到了“文革”这个时代拐点,“叶兄”自然劫数难逃。由于其中“太阳为什么有黑子”的词条是他写的,就成了“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的罪证。回首往事,“叶兄”依然人温如玉,语润如珠。

“叶兄”在60年的笔耕岁月中,既涉猎过科普作品,又问津过纯文学的小说散文,还导演过科教电影《红绿灯下》(曾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)。正当声誉日隆之时,他却来了个华丽大转身,一头扎进了纪实文学。他在几种体裁差别非常悬殊的创作中,却游刃有余,殊为难得。

我不真不假地数落他,你老兄的手伸得那么长,把我们大家的饭碗都抢走了,还挣得了偌大的一份家业——听说府上早就有家庭游泳池?他却答非所问:我家什么都不值钱,只有那几大箱采访录音磁带(他在去世前已捐赠给上海图书馆),才是无价之宝呢!……

体、心情、灵魂,唯有保持通畅,才能健康无虞。因此,这本《三通养生法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模式:中医方法论=痛+堵+通。在具体的治疗中也提出了三个方法:排毒法、供养法、调和法。读者都能看得懂、学得会、用得上、见实效,终获得真正的健康、快乐。

有几条风景线令人难忘。不时可见两三位公路的维修师傅,头顶盔帽、身着橙色衣裤,在前不见村、后不见店的环境里栉风沐雨,常年守护着国道,他们的身影让过客肃然起敬;孤独的骑行侠,有脚踏越野山地车的,有骑摩托车的,风餐露宿奔赴拉萨。侠客们的勇气和精力,令舒适车厢里的驴友叹服。

进入毛垭草原,车窗外景色旖旎浪漫,一路渐欲迷人眼。车厢里,《康定情歌》曲音萦绕,平缓的山坡上,五彩的经幡随风飘拂,大大小小垒砌的玛尼堆……让人心趋平和、安宁。车且行且近,能看到民居,理塘到了。一座金碧辉煌的牌楼矗立迎客,上书汉字“东城门”,还有藏文,那是新建的城门,很气派。



叶永烈一生出版了180余部著作,逾3500万字,如此丰赡的作品,叫人望尘莫及。

在他风头最健之时,我曾准备再次采访他。可惜,他当时正在异国他乡。从此,我再无缘见到这位老乡。

世事也奇。有的人与你相处多年,转瞬你就把他遗忘;有的人与你仅一面之缘,却让你铭记终生——叶永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盛夏的一个傍晚,我在西藏南路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刨冰店里。头上是吱哑作响的摇头风扇,前面大玻璃上画了个大大的装满刨冰的杯子,杯沿还垂着冰帘,旁边写着“绿豆刨冰,每杯0.15元”。那个年代没有广告,这个图像只是店堂标记。

我坐在湿漉漉的方桌旁,地上也是湿漉漉的。操作台前,一位师傅正弓着腰,在机器前打着刨冰。我等着刨冰,无聊地看着玻璃上大大的刨冰两字,再看看师傅手里不断刨下的碎冰屑,心里在琢磨,那刨冰两字,应该是动词。

那时市场食物供应不太丰富,大多数刨冰店都只有绿豆、赤豆两种刨冰,少数店似有咖啡、橘子、黄桃(均是罐头食品)等刨冰,价格自然也上去了。每到夏天,并开刨冰店顾客盈门,市民都来吃刨冰消暑,与冰砖相比,刨冰又便宜,“制冷”效果又好。

理塘不大,街容古朴,行人不多。中午时分正值放学,见母亲接孩子回家。妈妈肩背书包,一手牵八九岁的女儿、一手提只塑料袋,这与上海放学时分的街景同框。路上跑着的黑毛猪,不怕车也不怕人,彼此相安。房后屋后开满了紫紫嫣嫣

红的,问司机小王各色花朵的名称,他也不清楚,只说:当地人把所有花都叫作格桑花。“格桑”寓意着幸福与美好,这泛称不错。旅友们都有些高原反应,找了家饮食店将就吃了午餐便去逛街。街景与内地小城镇相似,平房居多,彪悍的康巴汉子随处可见。不少店铺的店招都命名为“邛崃”,是四川邛崃人多在此营生吧。有旅友问这两字的读音,我也不知,怕别人问及自己,只好

用,“掩饰的艺术也可以修饰、装饰和雕饰我们生活的美好。但人与人交往中掩饰多了,便会在你我之间竖起一扇屏风。”他写自行车,“转动的车轮,清亮的车铃声,留在人生路途上或深或浅的车辙,都会让我感觉到,对于自行车的理解过于简单,是对世界的‘但得一

## 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文字

简平

知半解之悟”。所以每当骑自行车的时候,我总是敬事如仪,循循如也。”他写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基韦斯特,“高大的棕榈树,海滩旁的珊瑚礁,随处可见的西班牙式建筑,空气中散发度假胜地的慵懒。沿杜瓦尔大街到岛的南端,有个彩绘的陀螺状的‘最南点’标志;怀特街上有海明威故居,街斜对面是高高的老式灯塔,灯光指引着海上的船只,还曾帮助经常喝醉的海明威找到回家的路。”字里行间,可以体会到作者细致的观察、深邃的思考,以及他的眼界、他的情怀、他的悲悯、他的诗意,而这恰恰是散文随笔的精髓。

我觉得,这本集子最打动人的莫过于他

对现实生活的关注。紧贴大地,紧贴生活,他所有的文章都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,散发着尘世烟火。我一直以为,来自现实生活的文字才是可靠的,琐碎的日常生活是我们认知的根源,所有的感知、觉察、认识都是从里面一点一点生发出来的,所有的勇气、坚守、希望也都是从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。悲欣交集是生活的状态,也是生活的本质,远离或逃避生活其实在哪里都无法实现。集子中的文章都站位生活本身,他写冬夜摆馄饨摊的下岗女工,写将他从文弱书生变为掌中生茧的铁床师傅,写对老年人绝望无助境遇的体验,写在网球场做捡球翁的坦然心态,无一不沾着生活的露珠,更难能可贵的是,还有对生活的诘问,如此直面生活,使文字获得了力透纸背的力量。

在我看来,热爱生活才会关注生活,才能对生活有所发现,并诉诸文字表达。生活是开阔的,生活是无穷尽的,生活既有显山露水也有云遮雾绕,生活既有岁月静好也有至暗时分。而当把这一切都注入笔端,那么写作便有了意义和价值。

(本文为散文随笔集《生活还有花千树》序)



水上家园 (摄影) 汤青

刨冰部,要了杯水果刨冰,自我庆祝了一下。

独自去刨冰店多了,我发现吃刨冰最适合情侣搭档。在湿答答、黏格格的环境里,在甜言蜜语中,感情会变得更加黏乎。只是我那时在小翻砂厂干着现在农民工也不愿干的活儿,上班穿得像“叫花子”,也没姑娘会看上我。等我后来交了女朋友,消夏的地方多了起来,湿答答的刨冰店已没了吸引力。

长江食品店刨冰部还是弄堂里邻里的消暑之处。有一次我在长江刨冰店里吃刨冰,忽见我们弄堂里小黑皮的爹,端着一只钢精锅子走了进来,里面盛了半锅子西瓜瓢,我一看直咽口水。那时夏天酷暑,上海滩最受大众欢迎的防暑降温物就是绿豆刨冰和堂吃西瓜。

黑皮爹对做刨冰的师傅说,来六杯绿豆刨冰。刨冰师傅是弄堂里大扁头的过房爷,认得黑皮爹的。他有意作弄他,板着脸说,上头规定,一人只好买三杯!黑皮爹听他道,依帮帮忙,否则我回去后,家里“领导”那儿不好交代。刨冰师傅一本正经说,依也不要为难我。黑皮爹突然回头看到了我,立刻求助我帮他买三杯,答应分一些西瓜刨冰让我品尝。

我对刨冰师傅说,加上我的三杯刨冰。结果等六杯刨冰倒入黑皮爹的钢精锅里后,他端着锅子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流中。黑皮爹赖掉我西瓜刨冰的事,被刨冰师傅在弄堂里传了一个夏天。

几十年后,也是七月的一天,我冒着酷暑走过西藏南路。大世界熟悉的塔楼依然矗立着,刨冰店早已被替代。沪上无数个堂吃刨冰店早已不见踪影。

在大约原刨冰店的位置有一家奶茶铺,生意兴隆。我突发奇想,奶茶铺能否制作传统刨冰呢?冰客点单后,将刨冰放入冷链包中,由快递小哥闪送上门。人坐在空调间,再配上一个老华生摇头风扇,在吱哑声中,感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冰意与氛围,岂不美哉!

## 风扇声中啜刨冰

任炽越

羹,插在冰团与杯沿之间。

我先将调羹小心拔了出来,然后用调羹在冰团上轻轻地凿,等冰团慢慢松开,一点点掉落下去,溶化在绿豆汤里时,整个杯体里就成了一杯绿豆冰屑。这时,我一调羹一调羹,悠悠地品尝起来。

离我家不远的小东门长江食品店刨冰部,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有一次我写炉前工的一首诗,被登在了图书馆的诗画廊上,还配了幅画,当时虽然不发稿费,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小高兴。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,我就弯到长江食品店

## 七夕会

小水随口读出:“qiong lai”,众人恍然。在世界高城识字,这一课难忘。

街面上好些地方都在施工,凿道、埋管子,行走很难。小王带大家到一块地势高的平地处休息,方便看景。那是居民小区。家家门口都架有太阳灶,利用太阳能烧水、做饭,得天独厚。厕所是公用的旱厕,没有水。一位老妈妈坐在板凳上吃瓜子,兼管厕所。不一会儿,来了一队武警战士,他们开始在平地上军训,一旁还放着各人的随身背包和军绿色的小马扎。游客可以观看,但不允许拍照。头顶盔甲,腿绑沙袋,高原训练的强度很大,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。

因怕有高原反应,游客不宜在理塘过夜,我们没有久留。八年过去,理塘如今已脱贫,我由衷地为她高兴。

## 旅游